

万 方 · 著

镜子里有如花美眷，有似水流年，有破碎的婚姻，
有短暂的爱情。爱情只在里面停留了五分钟，
留下了空空的镜子，在阳光下闪耀。



空 镜 子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那美好的时光前后只有五分钟，
但是永生难忘。
那五分钟的感情至诚至美，
无与伦比，
再也没有了，
他相信那就是爱情，
谁也夺不走，
什么时候想到都那样美好。



定价 20.00元

ISBN 978-7-5302-0900-4



9 787530 209004 >

万 方 · 著

空 镜 子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镜子/ 万方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302-0900-4

I. 空… II. 万…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5245 号

空镜子

KONG JINGZI

万方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80 32 开本 8.75 印张 178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00-4

I · 816 定价: 20.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目 录

CONTENTS

一一之吻

1

空镜子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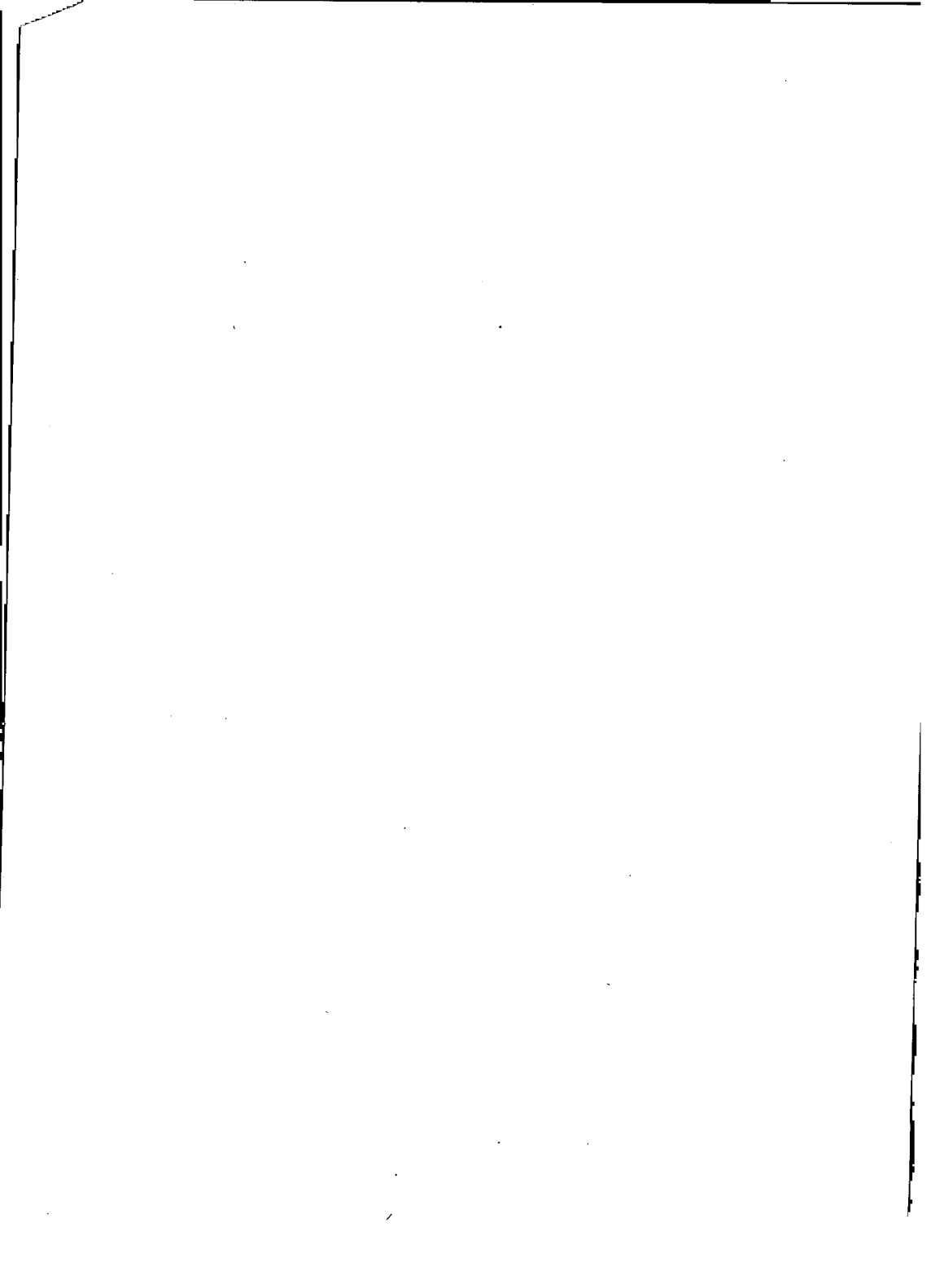
华沙的盛宴

22

没有子弹

162

一一之吻



啊，寒冷的冬天总算过去了，春天就在眼前。在温和的风中，有那么两个女孩儿走在街上，也许她们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也不是没有回头率，每天都会吸引若干对眼球。她们年轻，对穿着打扮充满热情，对时尚十分在行，漫长的冬季她们的心总是跃跃欲试，想象着到时候怎样展露自己，怎样感受肌肤和空气接触的美妙。这是吃，还有吃。她们爱吃，女孩儿的嘴总是很馋的。休息的日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吃是她们最经常的活动。为了身材苗条，也为了享口福，她们还有一个爱好，健身，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同一个健身俱乐部。

那家俱乐部叫做奥特，两个女孩儿就是在奥特认识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姚一和杨一，记不清是哪个了，听到有人叫了声“一一”，以为是在叫自己，然而不是，就脱口而出地说：“你也叫一一呀！”于是她们就认识了。

暮色降临，大约七点左右，健身房的灯已经亮了，空间显得格外明亮，四下里播撒着洁净、时尚和活力的分子。巨大的玻璃窗外可以看到西天的一抹桃红，空气中振颤着节奏单一的各式声响，跑步机在吱吱叫，金属器械一起一落发出响亮的哐啷声，一张张汗津津的脸吐出粗重的呼吸，有的表情呆滞，有的龇牙咧嘴。看，一个年轻人正举起杠铃，那白皙的脸由于用力而涨得通红，额上的青筋如蚯蚓般蠕动，他的痛苦是那么显而易见，几乎显得有些可笑。这小伙子名叫郭先，是女孩儿姚一的同事，同在一家香港投资公司上班，而公司又离奥特不远。郭先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个子，长着精致的五官，他知道作为男人自己有些瘦弱，心里却觉得无所谓，说到底他是个有点懒散的贪图自在的人。不久，郭先认识了另一个女孩儿杨一，不过不急，等等才能轮到他。

杨一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了一名报社记者。虽然她的思维不算很敏捷，文笔也没有多精彩，但她为人灵活大方，采访后很快能写出文章，这就很够了。自从和姚一相识，两个一——时常相约同一时间来俱乐部锻炼，运动后又自然而然地一起去吃东西，再后来她们一同逛街买衣服，周末约上几个朋友泡吧，聊得热火朝天，还一起去看电影郊游，好玩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两个女孩儿就感觉到一个问题，不管谁一叫“一一”，她俩总是齐声答应，然后相视而笑，有时故意都不答应，结果还是咯咯笑。所有的朋友，包括她们自己，都觉得需要有另外的称呼，以便把她们区分开。姚一是学英文的，她想到了“one”，提议自己叫万万，杨一还叫一一，可只要还有一一，误会就难

以避免。杨一是个大眼睛的姑娘，眼睛大到可以算作她的特征，姚一的眼睛自然比她小，于是有个家伙随口提议她俩一个叫大眼儿一个叫小眼儿，话刚出口就引来阵阵窃笑，两个女孩儿登时变了脸，那位弱智先生遭到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实在活该。

这时期两个姑娘都是单身，没有男朋友，她们觉得自己的自由是那么可爱，那样值得赞美和享用。有时候这两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也会故意夸张地把自己称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发出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叹。

不久，她们俩就对彼此的恋爱经历如数家珍。

杨一最后的一任男友是她的采访对象，一个颇有成就的中年男子、有妇之夫。“你猜最好玩的是什么？是我往他家里打电话。他只要一出气儿我就知道他老婆在不在家。他满嘴谎话，编得那叫快，恨得我呀……”

看着女友目光中闪烁的风情，姚一的心不由得蠢蠢欲动，她憋不住地吐露了自己那段鲜为人知的情感波折，也是一位有妇之夫，也是因工作而相识。

“他说他爱我，我信他说的是真话，其实我并不在乎名分，真的，可我实在不能忍受……”

杨一的大眼睛瞪得比灯泡还亮，盯着姚一，“说，你不能忍受什么？说呀！”

姚一不能忍受的是想到那男人和另一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

“他难道会不碰她？你信吗？”

杨一当然不信。

“一想到这儿我简直要、恶心死了，想吐，想掐死他……”

所幸的是她们是有知识的现代女性，理智战胜了痛苦，理智因此被打磨得愈发金光灿灿。现在再回首那段时光她们可以津津乐道，自信内心的感情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那可不是所有女性都能达到的高度，她们因此而情投意合。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恋爱，中学时期的和大学时期的，两个姑娘时常陷入回顾的热潮，交流、议论、感慨，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兴头上简直像在说相声。谈呀说呀笑啊，多么痛快淋漓。可是谈话渐渐出现了停顿，接着是静默，到后来她们会不由自主地叹起气来，爱情一去不复返，今后会怎么样呢？

五月的一个晚上，她们和朋友们坐在酒吧街露天的桌旁，烛光在清爽的微风中摇曳，在年轻人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起名字的事又被提起来。两个女孩儿笑着说要发起一次征集活动，设奖，谁起的名字被采纳谁就得奖。

“奖多少钱？”有人问。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俗。那么奖什么呢，一个吻怎么样？当众！知道那个国王和公主的故事吗？谁要是回答出国王的三个问题，公主就嫁给他！可咱这儿有两位公主，岂不麻烦啦！阵阵开心的哄笑引起旁桌人的侧目。

两个一一满面春风，脸庞在夜色映衬下显得额外光洁动人。好了，现在该轮到郭先了。他是这晚聚会的参加者之一，位子正好坐在杨一旁边。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大眼睛的女孩儿，只知道她是姚一的朋友，也是奥特的会员。大家笑了半天，停下来歇息片刻，郭先忽然抬手打了个清脆的榧子，“有了！”

什么有了？大伙诧异。只见郭先面带微笑，伸出手，左一

指右一指：她，横横，她，竖竖。

满桌人还在发愣，杨一已经反应过来，拍起巴掌。好！太好啦，多好玩的名字，多么妙啊！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大伙儿一直在和两个女孩儿逗笑，谁嫁给郭先？要不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

“呸，美得他！”姚一啐了一口，随即膘一眼女友，“嗨，快看她呀，笑咪咪的，你就嫁他得了。”

杨一的大眼睛兴奋发亮，她本想反击，又改了主意，扭过脸细细端详坐在身旁的青年，微带调侃地问：“请问，你姓甚名谁？”郭先像个聪明人那样应对自如，“姓郭名先，可惜，不是神仙的仙，先后的先。”

那一刻两人的脸庞离得很近，四目相对，仿佛在彼此探问，怎么样，还够格吧。四周发出“哦哦”的哄叫，郭先和杨一移开目光。

那次聚会以后姚一和杨一真的改了名字，杨一是竖竖姚一是横横。可大伙都不叫她“横横”而叫“哼哼”。姚一撒娇地抗议，要和杨一换名字，正在一旁的郭先说了句话，他说杨一个子高，叫竖竖合适。谁能想得到呢，这句随口说出的话日后竟多少次成为夫妻间吵架的由头。

等等，谁？谁和谁做了夫妻？不要着急。

又一个晴朗的黄昏，西天的红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射在健身房里，给所有的东西都镀了一层金。姚一走进健身房时不由得抬手遮阳，适应了一下，她看见杨一已经在跑步机上奔跑了，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跑，竟然是郭先。

“哟，太阳从西边出来啦。”姚一走上前说。郭先呼哧带喘地咧咧嘴，用苦笑作为回应。

杨一笑着和女友打招呼，“嗨，哼哼！”她气息平稳，两条修长的腿匀速地向前迈动。

姚一什么话也不再说，只是站到郭先面前，双臂往胸前一抱，盯着他看，嘴角上弯起一丝嘲讽的笑纹。郭先到底是郭先，他没有败下阵来，用加倍的自嘲回应姚一的嘲讽。小伙子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什么个子矮，三等残废啦，小白脸啦，非洲饥民，身上摸哪儿哪硌手，两排小肋骨当人体标本特合适……郭先总能抢在姚一前面说出她想说的话，逗弄得姚一又气又乐。那天锻炼完毕，三个人一起去吃鱼头泡饼，吃饭时郭先和姚一继续表演逗嘴，杨一则边吃边欣赏，结果吃撑着了。那个夜晚给哼哼和竖竖留下愉快的印象，以后三个人经常在奥特碰面，一起去吃饭。郭先总是扮演弄臣的角色，把两个女孩儿对他的讥讽嘲笑当赞美来听，那种机敏滑稽又悠然自得的态度让姑娘们乐不可支，开心极了。一次三人吃饭时郭先起身去上厕所，好一会儿没回来，两个女孩儿都觉得没有他像是少了点什么，她们笑嘻嘻说出自己的感觉，当成怪有趣的事儿，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变化的端倪。

休息的日子，两个女孩儿相约去逛商场，尽情地转啊看啊挑啊选啊，那天姚一破纪录地试穿了九条裙子，杨一呢，只比她少试了一条。穿过男装区时，一张真人大小的模特像吸引了杨一的目光，那是个面容清癯的男模特，塌陷的双颊显出两团阴影，眼神似笑非笑，十分暧昧。杨一脱口而出地说：“看，

像不像先儿!”

两个姑娘在广告前站住，细细打量。

“你觉得这人好看吗？”姚一开口问。杨一大模大样地点点头，“唔，挺性感的。”

姚一扑哧笑了。她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开始，从那以后，杨一嘴里时常冒出一些让她意想不到的话。

“想想，先儿脸上的痣长在哪儿？好好想想啊！”要不就是，“先儿也是左撇子，左手写字，特神！”或者是，“这衣服谁穿也不好看，除了一个人，先儿。”这些话每每让姚一感到吃一惊，可她偏偏做出不以为意平淡无奇的样子，似乎一切都很正常。有一天，杨一又说，“嘿，郭先肚子里可能有虫子。”

“什么？虫子？”杨一糊涂了。

“你不知道吗？他睡觉咬牙。”

“我上哪知道去？怎么，你和他一块睡觉了？”

杨一尖叫起来，伸开双手扑上去，要去掐姚一的脖子。姚一奋力反抗，高喊道：“干吗，干吗你！讨厌！”

原来杨一是听郭先的大学同学说的。姚一不由得问杨一：“怎么搞的竖儿，喜欢上郭先啦？”

“他挺可爱的，你不喜欢吗？”杨一的口气自然而又随便。姚一飞快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带着一丝鄙夷的神气吐出一个字：“他？”

杨一没有让她再说下去，很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她觉得郭先的性格好，乐观豁达，人又那么聪明，和他在一起总那么快活，对这样的男人有好感不是太正常了吗？

“好感，没错儿。可你难道会爱上他，和那么个小男人结婚？”姚一对自己的直截了当有点不安。果然，小男人的称谓让杨一感到不受用，继而激起一股挑衅的欲望。

“什么叫小男人？你怎么定义小和大，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个子，还是生殖器？”

姚一的反应快得惊人，撇了撇嘴，说：“可惜，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意思？”杨一有点发怔，立刻明白过来，骂道，“呸，不要脸！”

两个女孩儿的这次谈话在嘻嘻哈哈之中混过去了，似乎一切不过是个玩笑而已。可事实是怎样的呢？

有一个事实，人是嫉妒的，而两个关系密切的女人尤其嫉妒。这种嫉妒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且看事情的发展吧。

不久，美妙的夏天过去了，秋高气爽的蓝天下人人精神振奋，步履轻快地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姚一和杨一很忙，见面少了，三人的聚会更是谈不上。有时两个女孩儿偶尔想起对方，不由得有些诧异，奇怪，原来彼此的关系不过如此嘛。

公司里一如既往地人来人往，嘈杂忙碌。姚一坐在电脑前，面对着厚厚一沓要翻译的资料却视而不见，脑袋里有一些问题在打转，她在想，人，女人，一个女人应该怎样生活，活着需要什么？什么是幸福？答案绝不止一个。要有钱，要自立，要体现自我价值，更要享受，还有美丽，爱情，周游世界。想着想着，一个人出现在脑海里，清瘦的脸，笑嘻嘻的模样，是郭先。

姚一吃醋了吗？不，没有。可她明明陷入了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当中。究其原因，惹她如此不安、不快的是杨一对郭先态度的变化。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了什么秘密？杨一为什么喜欢郭先？他真的那么好吗？

午休之前，姚一去了趟洗手间，站在镜子前补了妆，整了整额前的刘海，不一会儿她就走出电梯来到大堂。郭先的身影已经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这小子总是腰板笔直，好像裤带里别了根棍子，穿着得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真是很精神，姚一心里这样想着，穿过大堂，准备脸上的表情。

看到姚一，郭先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随随便便地问：“说，上哪儿吃去？”

那天他俩去了一家泰国餐厅，姚一非常欣赏泰式的冬阴功汤，那又酸又辣又鲜的味道独一无二，是任何别的菜系没有的。她默默喝着汤，态度很矜持。郭先不由得问：“嗨，怎么了，情绪不高？”

姚一沉住气，淡淡一笑，“没什么，挺好呀。”可实际上她心里有股怒气在蠢蠢欲动。

事情发生在昨天。她正在跑步，杨一来了，两人热情地打了招呼，各自锻炼。后来洗澡的时候杨一问女友：“嗨，我问你，你的梦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姚一从来没有想过，思忖了一下，没等她回答，杨一说了，“先儿昨天做了个彩色的梦，你猜他梦见什么？”

梦境很神奇，带有象征意味，杨一讲得津津有味，故意不说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个梦的。姚一听着，只觉得心头怦怦直跳，

说不出话来。分手后她越想越觉得憋闷，简直难以忍受，早上上班就给郭先发了邮件，约他一起吃午饭。

机灵的郭先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他不再关心哼哼的情绪，没事儿人似的东拉西扯，说说公司里的新闻，拿同事开开玩笑，姚一被逗乐了，但立即又收敛起笑容。后来她终于憋不住了，说：“嘿，听说你的梦是彩色的……”

郭先微微一怔，并没有躲避姚一的目光，相反，眼神变得专注，目不转睛地望着对面的女孩儿。

“嘿，我问你话呢！”

郭先不回答，继续望着。

“你哑巴啦！”

郭先依然望着，不出声。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姚一有点不知所措，有点慌乱，突然她坚持不住了。

“浑蛋！讨厌！滚你的！”姚一大声骂道，同时挥起拳头，隔着桌子要打郭先。郭先手疾眼快，一把攥住半空中的小拳头。女孩儿的脸泛起两团红润。

不久，公司里的人发现有两个男女同事成了情侣，天天出双入对，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承认是恋爱关系，但是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郭先已经不去奥特锻炼了。哼哼和竖竖有时还会在那里碰面。两个人仍然笑着打招呼，聊天，可谁也不提郭先的名字，好像那是个咒语。只有一次，咒语不小心地从女孩儿嘴里冒出来，于是像打开了闸门，她们大谈特谈起来，先儿这样先儿那样，多么逗，多么 CUTE，多么可恨，多么可爱，多么可